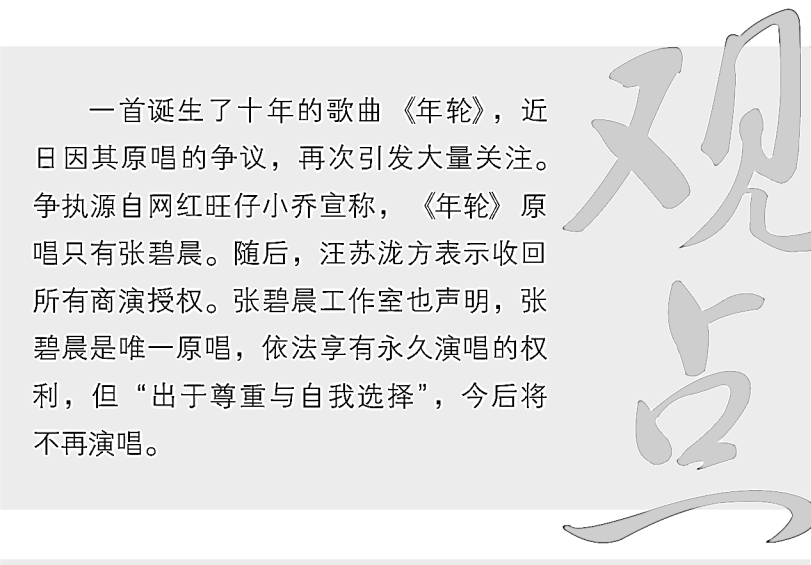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年轮》之争：“原唱”定义模糊下的版权风波



“把丑话说在前头”避免日后“撕下所有的体面”

其实，这件事本质上或是创作和表演之争。在这首歌曲的传播、商业变现乃至名誉归属的过程中，双方产生了积怨和分歧。

应当承认，一首爆款歌曲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创作者的功力。正因为汪苏泷写下了这首歌曲，才有了后面所有的故事。

但表演者同样不可或缺。应当说这首歌成为爆款离不开张碧晨的演唱。据报道，张碧晨演唱的《年轮》版本，是《花千骨》剧方从众多歌曲里盲选到的。在随后的传播中，张碧晨版本也更有存在感，其在一家音乐平台的收藏量为1400万+，远超汪苏泷的近500万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表演者的演绎，这首歌曲能达到何种热度也很难说。

这一切到底归功于“写得好”还是“唱得好”，无法精确量化。由此，本来“合则双美”的佳话，随着争斗日趋激烈，到今天终于分崩离析。

暴露出行业惯例与法律规定间的鸿沟

首先需要明确一个说法，不管是“原唱”还是“唯一原唱”都不属于法律上的权利概念，而只是业界或者歌迷们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，一般而言会将首次公开表演的歌手称之为“原唱”。但是，这个概念并不属于著作权法当中规定的内容，或许更多属于歌手个人的“名誉权”。

外人无法揣测张碧晨及其公司与版权方汪苏泷争“原唱”的动机是什么。汪苏泷作为词曲作者，拥有完整的音乐作品著作权，依据《著作权法》的规定享有四项人身权及十二项财产权，其中就包括表演权。而张碧晨之所以能够公开演唱该作品，恰恰就是因为版权人依据表演权赋予的权利。

一首好听、优秀的歌，打动人的除了演唱技巧，也有词曲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思想、情感、情绪，所以词曲的创意非常重要。但是，对于歌迷和听众而言，更多会对歌手的表演津津乐道，而往往忽略了幕后的创作者。现实中，能从幕后走向台前的词曲作者少之又少，但他们为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作

这件事对行业有某种教育意义，娱乐产业终究是一个有着上下游合作、细致分工、关联众多利益群体的庞大体系。这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，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、有决定意义的分量。只要合作破裂，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作品崩塌。

在《年轮》之争中，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厘清似乎起初就存在模糊之处。比如张碧晨工作室的声明就提到，从未被告知该歌曲在同时期有其他艺人再版，也并未在合同签署中有过关于约定多版演唱者的任何描述。如果这个说法属实，说明当时各方可能都没料到今天的争端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囫圇吞枣了。

希望这不只是艺人间的“意气之争”，而是能真正帮助行业明确规则。作品各环节的利益分配，对作品归属的解释定义，都需要进一步明晰，并写进合同条款。尽早“把丑话说在前头”，以免日后“撕下所有的体面”。

出了巨大贡献。这些人，也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以及业界的尊重。

这场争端最终以相关方不太愉快的形式落幕了，但依然给业界留下诸多思考和启示。没有众多原创的词曲作者，支撑不了蓬勃发展的音乐行业。当今，能传唱多年的经典歌曲之所以越来越少，而大量流行的是一些季抛甚至月抛的短视频背景口水歌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创作型人才的缺乏。

此外，这场“原唱”争议，也暴露出行业惯例与法律规定之间的鸿沟。而要避免类似争议，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协议明确约定原唱身份，是双原唱还是唯一原唱都有据可查。

文娱行业繁荣的背后，离不开权益保障机制运行与法律的坚实护航。当创作者的心血和劳动能被守护和尊重，灵感的源泉才会奔涌不息；当作品的价值和相关参与方的权益能被公正对待，行业的生态方能健康生长。

综合自新京报、红星新闻等

(谄谄 整理)

让“绿领”成为深受社会尊崇的职业身份

□ 唐传艳

近日，“绿领”人才成新宠，“双碳”领域人才需求近百万人引发一波关注。数据显示，目前“双碳”领域的相关从业者仅10万人左右，仍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。2024年7月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19个新职业中，绿色职业占据三席，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就是其中之一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发布的新职业、新工种中，也包括风电场叶片维修工、氢燃料电池测试员等“绿色”新工种。如今，这类带有鲜明“绿色低碳”标签的岗位，被人们形象地称为“绿领”。

“绿领”一词听起来新鲜，却代表着未来职场的发展方向。2022年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明确标识了134个绿色职业，涵盖节能环保、清洁能源、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。这些职业不仅符合国家在新能源、绿色制造等领域的战略部署，也与地方政策形成呼应。一些地方已将绿色经济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认定范畴，通过政策优惠吸引人才。可以说，“绿领”的兴起是政策、技术与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“绿领”已在实际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。以储能电站运维员为例，他们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，既保障设备安全运行，又通过数据优化充放电策略，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力量。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据德勤中国研究预测，中国通过主动绿色转型，在2050年将创造

3800万个岗位，这些岗位将广泛分布于传统行业升级与新兴低碳领域。绿色职业的崛起，不仅为环保事业提供人才支撑，更通过技术革新与模式创新，推动经济社会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。

尽管“绿领”的发展前景广阔，但当前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。比如部分初级职位收入有限，职业发展初期需积累经验。行业存在供需结构断层问题，体现在中高级人才供不应求。此外，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完善，高校相关专业设置较少，产教融合深度不足，导致人才质量与行业需求存在差距。这些问题若不尽快解决，可能影响“绿领”职业的吸引力与可持续发展。

化解这些难题，首先要在人才培养方面推动校企联动，比如高校要顺应企业的需求，新增“碳中和科学与工程”等专业，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。企业则需加强内部技能再培训，帮助传统行业从业者转型。此外，还需完善职业认证体系，社会也应提升对“绿领”的职业认同，通过媒体宣传与典型案例推广，让绿色职业的文化价值深入人心。

让“绿领”成为深受社会尊崇的职业身份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对年轻人而言，选择“绿领”是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路径；对社会而言，培育“绿领”人才是推动绿色转型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。

“窝囊版”文体项目最大的优势是安全

□ 苑广阔

炎炎夏日，年轻人旅游口味悄然改变。“不用爬的山”“不会翻的艇”“不坠落的蹦极”……一种名为“窝囊旅行三件套”的旅游新潮流正风靡社交媒体。与以往追求惊险刺激不同，年轻人开始偏爱温和、安全、低门槛的“轻体验”型项目，而湖南多地景区的“窝囊版”漂流、蹦极、登山，成为暑期热门打卡地。

“窝囊旅行三件套”意外走红，表面看，这不过是年轻人又一次自嘲式的消费选择；深层看，却是对旅游业安全底线失守的集体回应。当张家界天门山翼装飞行事故、黄河石林马拉松惨剧等新闻不断刺痛公众神经，“窝囊”二字背后，实则用戏谑包装的安全诉求。在这个惊险刺激被过度营销的时代，安全反而成了旅游业最稀缺的奢侈品。

旅游业曾长期陷入“刺激即流量”的认知陷阱。从玻璃栈道到高空秋千，从速降漂流到极限蹦极，景区争相推出“更惊险、更刺激”的项目吸引眼球。这种将安全让位于流量的发展模式，最终酿成多起悲剧。2021年甘肃白银马拉松21人遇难事件，暴露出风险评估形同虚设；2023年某景区滑道事故致游客伤亡，揭示安全设施严重不足。当行业将“玩的就是心跳”作为卖点时，实际上是在用游客的生命安全进行赌博。

“窝囊旅行”的流行，本质上是对这种畸形发展的拨乱反正。长沙石燕湖50厘米水深的漂流、湘潭万楼十几秒慢降的蹦极、郴州莽山全程电梯的登山，这些被戏称为“人菜瘾大”专属的项目，恰恰体现了对安全边际的尊重。数据显示，石燕湖“窝囊漂流”日均接待超千人，且保持零事故记录，证明安全与效益并非对立选项。

安全理应成为旅游业的元价值。早就有人说过，没有安全作为前提，任何旅游体验都毫无意义。国内某些景区为制造噱头，将安全标准一降再降，终至酿成大祸。“窝囊旅行”的走红，实则是市场对安全价值的重新发现——那些看似不够刺激的体验，恰恰构建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防线。

在旅游业复苏的关键期，“窝囊”不应只是一个营销标签，而应成为行业反思的起点。当年轻人用“窝囊费”购买“窝囊体验”时，他们购买的实则是免于恐惧的自由。旅游景区需要明白，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能让游客叫多大声，而在于能否让游客全程安心。毕竟，旅游的本质是探索美好而非冒险求生。唯有将安全确立为不可妥协的第一要务，旅游业才能走出“刺激—事故—整改”的恶性循环，让游客在绝对安全中，享受纯粹快乐。